

钢琴怪杰

古尔德传

Glenn Gould
1932-1982

杨燕迪编著

孤独与超越



钢琴怪杰古尔德传

孤独与超越

杨燕迪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

Glenn Gould
1932-1982

海省曾
1986
立。
坚
完音
万字、
去论、
充、

责任编辑：李 章

封面设计：陆震伟

孤独与超越

——钢琴怪杰古尔德传

杨燕迪 编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9 插页2 字数193,000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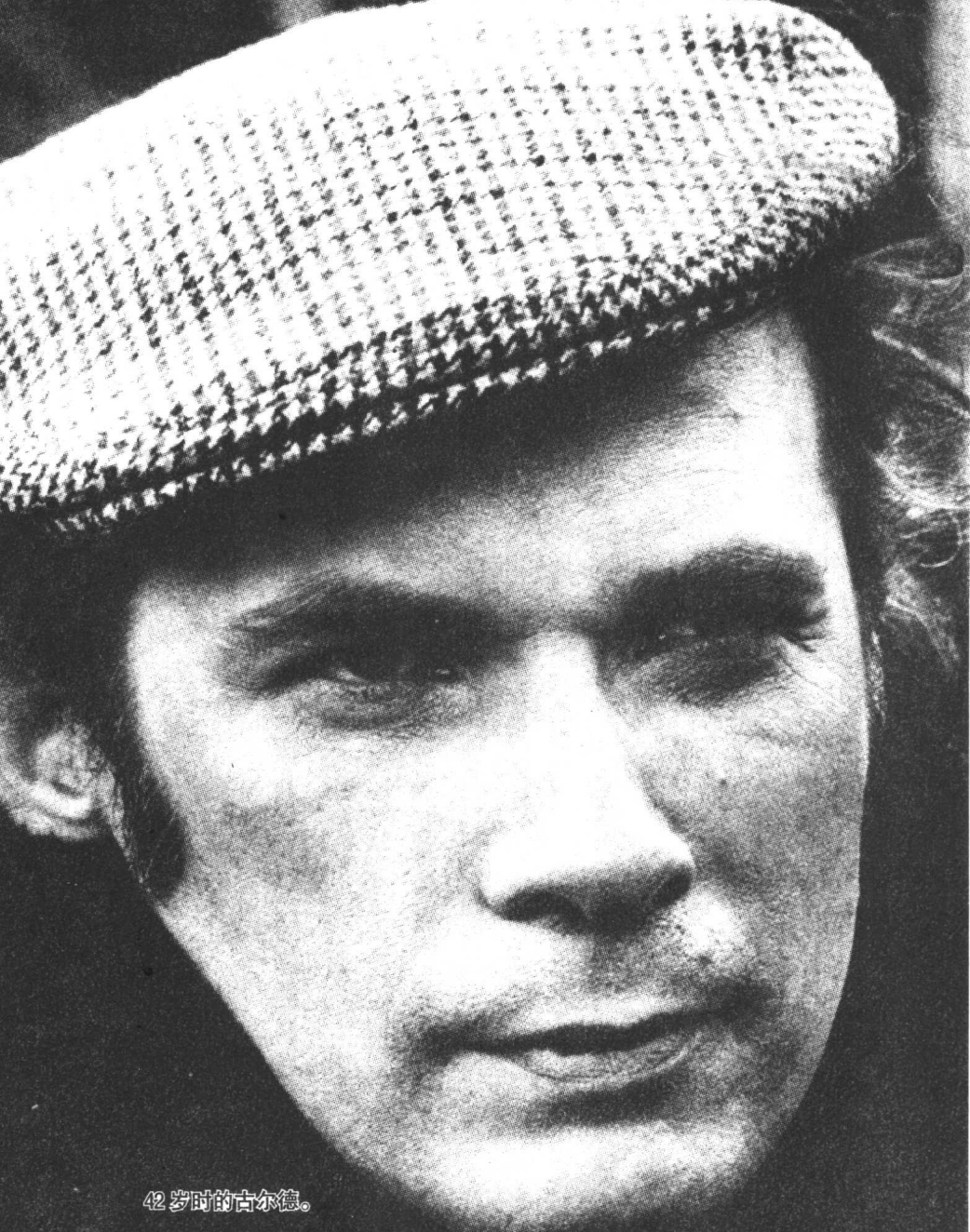
印数：1—5,000册

ISBN 7-80553-739-9/I·25 定价：16.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一个人可以在丰富自己时代的同时并不属于这个时代；他可以向所有时代述说，因为他不属于任何特定的时代。这是一种对个体主义的最终辩护。它声明，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拒绝接受时间规范所强加的任何限制。

——格伦·古尔德



42 岁时的古尔德。

目 录

第一章	引子:传奇人物	(1)
	古尔德的传奇一生,主要事件、成就和性格特征	
第二章	神童	(6)
	童年的学习和天才表露,母亲和老师的影响,学校、社会、环境	
第三章	走向成功	(27)
	初露锋芒,加拿大国内的演出,1954年美国首演,1955年第一次成功录制巴赫《戈尔德堡变奏曲》	
第四章	旅行演出:辉煌与疲惫	(38)
	欧美旅行演出,1958年在苏联的轰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与疲惫,对音乐会体制的怀疑	
第五章	退出舞台	(65)
	反思自己的音乐会生涯,减少演出,1964年永远退出舞台	
第六章	隐居生活:新的召唤	(73)
	隐居乡间,写作、读书、演讲……,对音乐会文化的全面批判,现代录音技术于音乐生活的全新意义	
第七章	录音室风景之一:古典和现代曲目	(83)

60年代后的录音活动,勋伯格的全部钢琴作品,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对莫扎特的贬斥和歪曲,巴赫键盘作品的演绎

第八章 超越钢琴:音乐创作 (100)

对创作以及不朽的渴望,初步尝试,《F小调弦乐四重奏》,以后的犹豫和失败

第九章 广播制作:《北方的观念》 (110)

对广播媒体艺术潜能的兴趣,60年代《北方的观念》三部曲,对人类孤独命题的探究,将广播制作作为音乐创作,音乐专题的节目制作

第十章 录音室风景之二:浪漫派作曲家 (127)

古典面目下面的浪漫激情,布拉姆斯,斯克里亚宾,与霍罗维茨和鲁宾斯坦的比较,被人忽视的作家作品

第十一章 在镜头前表演:电视明星 (138)

将电视作为新的艺术媒体,70年代初音乐电视片《我们时代的音乐》系列,80年代初与法国导演蒙森贡的合作

第十二章 个人生活 (160)

古尔德的神秘个性,情感生活,对游戏的喜爱,朋友交往,怪僻习性

第十三章 重录《戈尔德堡变奏曲》 (176)

1981年以绝然不同于1955年的演绎方式录制这部杰作,古尔德的艺术与人生完成真正的超越

第十四章 尾声:未竟的探索 (192)

逝世前的计划,简短的乐队指挥尝试,病逝

附录一 古尔德著述、采访录选译 (214)

《为理夏德·施特劳斯辩护》 (215)

《采访鲁宾斯坦》 (226)

《古尔德与佩吉谈话录》·····	(236)
附录二 古尔德生平年表 ·····	(249)
附录三 古尔德唱片目录 ·····	(255)
附录四 古尔德主要著述目录 ·····	(264)
后记 ·····	(272)

第 一 章

引子：传奇人物

1982年10月4日。

从加拿大传来一条令世界感到震惊的消息：格伦·古尔德——音乐界的天才巨匠，刚刚度过50岁生日，却不幸突发脑溢血，猝然过世。一代俊杰，英才早逝，给人们留下的是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怀念。古尔德，这位20世纪中最独立不羁的钢琴怪杰和艺术隐士，他的演奏英姿、他的音乐魔力、他的尖锐思想、他的充沛活力、还有他的著名怪僻，所有这一切具有独特魅力的传奇，似乎都随着古尔德生理生命的结束，永远逝去了。

然而，古尔德的精神生命依然健在。

在古尔德去世后，人们对他的痴迷程度不仅丝毫未减，反而如醉如狂，甚至加拿大政府也不例外。1983年11月，古尔德去世后刚过周年，首都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便买下了古尔德个人的所有收藏，包括他的手稿、记录、笔记、信件、书籍、乐谱、录音带、唱片以及大量的生活用品，派专人对这些杂乱无序的物品进行登记和清理，以备后人的研究和其他用途。随后不久，古尔德生前的好友及崇拜者发起成立了“格伦·古尔德基金会”，设立“格伦·古尔德国际音乐大奖”，鼓励那些在音乐、广播

和电视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们。1986年,加拿大政府出资主办了“格伦·古尔德回顾展”,在加拿大、法国、意大利和东欧各大城市进行巡回展出,参观者人潮如涌。

不仅如此。荷兰成立了格伦·古尔德协会,日本也设了分部,定期出版学术刊物《格伦·古尔德协会杂志》,专门刊登各类有关古尔德生平 and 艺术活动的研究文章。1987年10月,加拿大美学学会在魁北克大学召开研讨会,邀请各方专家学者共同讨论“古尔德的多方面天才”。1988年,加拿大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关于“传播大师古尔德”的专题研讨会。显然,人们已愈来愈认识到,古尔德的意义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无与伦比的钢琴家,而且还在于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艺术家。古尔德生前所写的各类文章和评论被结集出版,人们开始认真地研究古尔德对于音乐、对于录音、对于音乐厅文化的独到见解。很快,古尔德的传记、书信集被一一推出,大学的音乐系中出现了专门研究他的博士论文。

当然,古尔德给后人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是音乐本身。从50年代中至去世,他为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录制了近百张唱片,其中大部分都是由他自己编辑合成。在许多人的眼(耳)中,古尔德就意味着巴赫,他们对巴赫的认识是与古尔德的演绎无法分割的。那是一种清晰的线条感和强烈的节奏冲力的交织,是一种超人的控制与深刻的沉醉之间完美的综合。他的演绎让人过耳不忘,使人惊叹不已,但无人可以模仿。1992年,已买下CBS(哥伦比亚唱片品牌)版权的索尼公司为纪念古尔德逝世十周年,特意推出了有史以来内容最为全面和丰富的《格伦·古尔德专辑系列》(The Glenn Gould Edition),其中包含近百张激光唱片和十张激光视盘。一时间,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古

尔德风潮”。

所有这一切,更加剧了人们对古尔德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的好奇。古尔德在世时,他的怪僻、绝对和极端就已经成为音乐圈内几乎家喻户晓的传奇。50年代,他像一颗明星突然升起。他的演奏曲目安排是前所未闻的,总是有意避开肖邦、李斯特、舒曼、拉赫玛尼诺夫等熟面孔,在他的节目单上,要么是浪漫派之前的巴赫、贝多芬,要么是很少有人知道、也很少有人愿意知道的韦伯恩、贝尔格和欣德米特。他的演奏方式也一反常规,坐得很低,琴凳是一个看上去破旧不堪的自制木椅。演奏时,摇头晃脑,口中不停地哼唱着音乐,两只手轮流做出各种怪模怪样的指挥动作。观众看他表演,一半被他对音乐的专注和全然投入所感染,一半又被他在舞台上的古怪举止所扰乱。

最让世界吃惊的是,他在音乐会演出生涯近乎到达顶峰时突然自动退出。那是1964年,他还不满32岁。他宣称自己厌倦了音乐会钢琴家的旅行演出生活,从此以后不再登台进行公开演奏。他说,相对于音乐会舞台,他更喜欢“像母亲子宫一样宁静的录音室”,他和录音话筒之间产生了一种难舍难分的“恋情”。他甚至断言,现代录音技术已彻底改变了以往作曲家、表演家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唱片有可能从根本上替代音乐会的功能。到2000年,音乐会也许将不复存在。因此他更乐意挖掘20世纪技术时代的音乐潜能,而不愿继续忍受商业化音乐会演出对精神和体能的压迫。

起初,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人们认为那是年轻人喜欢信口开河的通病。也有人猜想是他过于疲劳,兴许调整一段时间后还会复出。于是,人们等待着。事实上,历史上不乏著名钢琴家稍事休整、而后复出的例子。比如波利尼、范·克莱本,还有大名

鼎鼎的霍罗维茨。然而，一年，两年，三年，十年，十八年。古尔德固执地回绝了一切演出邀请，直至去世。他成了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到目前唯一一个只灌唱片、不开音乐会的钢琴家。他自己后来也从不出席音乐会，只呆在家里听唱片。

古尔德自称是“最后一个清教徒”，只对音乐以及与音乐有关的精神世界发生兴趣。朋友们喜爱和他交谈，但大多是在电话中。古尔德一有需要，会拎起电话筒，给远在纽约、伦敦或巴黎的朋友们挂长途，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每月的电话帐单总是几千加元。他是个有名的夜猫子，工作到深更半夜还会向朋友提议，来段瓦格纳或施特劳斯助助兴。结果，一坐到钢琴面前，他便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整幕乃至整部歌剧都装在他的脑子里，源源不断地从他手指下倾泻而出。朋友们虽然已极度疲劳，但很快被这富于魔力的演奏所震慑，随即会在古尔德的带领下深深陶醉在音乐的洪流之中。等他们最终走出录音工作室，遥看繁星点点，东方已经微微泛白。

他离群索居，终身未娶，不让任何人走进他的私生活。在他多伦多的公寓中，散乱着各种各样的书籍、乐谱、唱片、纸片和文稿。他曾自嘲说，他的住处即使在最整洁的时候，也像一场龙卷风刚刚横扫而过。有趣的是，他能够迅速找到他所需要的任何东西。虽然从表面看，他的生活杂乱无序，但实际上他控制着自己的全部生活。由于摆脱了外界的一切干扰，他能够一心一意地从事他所真正喜欢的事情，也能够拒绝一切他认为有害无益的事情。他喜欢读书，音乐、历史、文学、宗教、哲学，无所不包。他也喜欢散步，经常牵着他宠爱的小狗在乡间树林和池塘边沉思。但他拒绝采访，除非他自己设计所有问题和回答，并事先把所有过程全部一个字不少地写下来。1974年，他甚至发表了一

篇自己对自己的采访报道,题目叫作“格伦·古尔德就格伦·古尔德采访格伦·古尔德”。他拒绝乘坐飞机,就像他拒绝举行公开演奏会一样坚决。

古尔德已经成为 20 世纪音乐生活的重要一章。他的乖张举止和怪僻言行同他的杰出成就和敏锐思想一道,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古尔德人格与风格。他最终成为了一个艺术圣徒。他向人们昭示,一个音乐家可以在怎样的程度上超越自我而修炼成为一个深邃的智者;一个艺术家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压力下,能够以怎样的方式和态度面对自己和大众。

第二章

神童

1932年9月25日,格伦·古尔德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市。他是独生子,似乎命定将度过独处的一生。和大多数音乐家



1岁半的古尔德。
一脸认真的神情,似乎
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与
众不同。

一样,古尔德有幸生在一个充满音乐气氛的家庭中。母亲佛洛伦丝·古尔德能弹一手好钢琴,天生一副好嗓子。父亲赫伯特·鲁赛尔·古尔德从事祖上传下来的皮毛服装生意,虽不像母亲那样富于音乐感,但仍是不错的业余小提琴手。他们住在多伦多靠近安大略湖畔的一幢不大的住宅里,街道两旁绿荫葱葱。在多伦多以北 90 英里的西姆寇湖畔,他们还有一处乡间别墅,休假时举家前往,享受自然和天伦之乐。

佛洛伦丝年轻时曾企望当一名职业音乐家,但后来做了音乐教师。她最引以为荣的家族历史是,自己的祖母是挪威著名作曲家爱德华·格里格的表亲。佛洛伦丝在出嫁之前的娘家姓是格雷格(Greig),很容易看出,这个姓氏是格里格(Grieg)的变音。古尔德成人后,常常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自嘲,虽然格里格与母亲有这种亲缘关系,但自己却对这位出名的祖先不太恭敬——他从未演出和录制过格里格那首似乎属于钢琴家必弹曲目的《A 小调协奏曲》。

古尔德父母生育他们独生子时年龄都已超过 40 岁。因此他们非常珍爱这份上帝给予的厚礼。佛洛伦丝尤其对儿子倍加关注。怀孕时,她常常弹奏钢琴。事实上,她已打定主意,要让这宝贝孩子成就她自己未竟的愿望——成为一名古典音乐钢琴家。

佛洛伦丝没有失望。她和丈夫很快就发现,他们这个左撇子的儿子具有超常的音乐天赋。赫伯特在儿子成名后很骄傲地告诉记者:“当他刚刚能在大人的腿上坐在钢琴前时,他就不同凡响。一般的孩子会用整个手去乱敲钢琴键,而他却总是敲响一个琴键,一直不放开,直到声音消失。钢琴的声音颤动使他感到万分惊奇……”古尔德 3 岁时母亲佛洛伦丝开始带着他练习

钢琴。古尔德在识字之前先学会了识谱,并很自然地建立了绝对音高感。他和母亲常常玩的游戏是:佛洛伦丝让儿子背过身,走到房子另一头,她在钢琴上弹出不同的和弦,要他凭听觉分辨。古尔德每回都是准确无误。

古尔德很幸运。双亲发现了他的天才,但从不逼迫他干什么。他们只是小心地爱护和引导着他的天才。佛洛伦丝在儿子10岁前一直是他的钢琴教师。她清楚地知道儿子与众不同,只要顺其自然,儿子迟早会脱颖而出。5岁时,这孩子似乎已经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对父亲说,“我会是个音乐会钢琴家。”对音乐,他具有一种非常神秘的亲和感,因而学习音乐不是一种苦差和义务,而是一种自然需要。他非常用功,进步神速。一位古尔德童年时的邻居后来回忆道:“格伦是个非同一般的小孩。他不大和其他孩子们来往,因为他很努力,要使自己成为一个伟大的人。他对音乐的挚爱之深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那是一种彻底的感觉。他知道他是谁,也知道他的努力方向。”父母带着6岁的儿子去听了第一次现场音乐会。那是一位老一辈钢琴家杰出代表人物的独奏会,古尔德直到晚年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场音乐会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那是约瑟夫·霍夫曼。我想那是他在多伦多的最后一次演出,简直让我震了。弹的是什么我已经忘了。我能真正记得的是,当我坐在回家的小车里,我似乎半睡半醒,脑子里听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奇妙声响。那都是管弦乐的声响,好像都是我演奏的,突然间我变成了霍夫曼。我陶醉了。”

10岁,古尔德已完全掌握了巴赫《平均律键盘曲集》第一册的全部内容。佛洛伦丝感到她已没有能力继续指导儿子。她和丈夫商量,应该给儿子找一个具有更高水平的钢琴教师。经过



古尔德的启蒙老师
——母亲佛洛伦丝。她
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强
烈影响了古尔德人生和
艺术态度。

再三思考和多方打听,他们把这个神童儿子送到多伦多音乐学院(后更名为皇家多伦多音乐学院)的阿尔柏托·圭雷若教授门下。这位从智利移民来的钢琴教授是个脾气温和的长者,五十来岁,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年少时他自己也是个神童,因而对少年音乐天才具有本能的理 解。他立刻就察觉了古尔德超乎寻常的音乐天分,就自己所能全力帮助古尔德。他和古尔德相处得很好,成了忘年交,直到1959年去世。古尔德成名后,他屡次否认自己对古尔德的成长有过什么实质性的指导。他说,“教导古尔德的全部秘密在于,放手让他自己去发现和发展。”

圭雷若教授的话也许是谦逊之辞。但他确实对古尔德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教学方式。据圭雷若教授的遗孀回忆,圭雷若常